

江山诗意此中藏

□ 何述强(仡佬族)

那座叫向阳的古镇,淹没在水底了。但是人们的记忆是无法淹没的。黔桂边陲的向阳古镇曾经一度富庶、繁华。现在,随着龙滩水电站的建成,向阳古镇那些带有岁月幽香的古街道,古榕,青石板,寻常巷陌,田野家园,都被收藏在浩淼的碧波之下。被古镇才女李世妍吟唱过的那块惟妙惟肖的岩石,石马连鞍,也沉在水底,在没有风的湖底,石马一定也像往常一样,发出低低的嘶吼,以应和着李世妍的诗句:“嫩草周围难下口,钢鞭任打不回头。”江山风月,流星才女,自诩为“平生性情似麻姑,粉黛胭脂半点无”的李世妍,对人世沧桑和历史变迁有着深刻的洞悉:“自古人生借屋栖,英雄能有几多时。当朝宰相三更梦,历代君王一局棋。”向阳古镇幽幽的一缕芳韵和古韵似乎凝结在这名光绪年间的天峨才女身上,她二十四岁便玉殒香消,却留给天峨人长长的怀念和叹惋。

天峨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明代。当时叫“天峨甲”,应该是当时保甲制度的产物。“天峨甲”置于向阳镇的南岱,恰好是后来李世妍出生的地方。1952年天峨县迁到如今的六排镇。县城迁走后的向阳古镇,在天峨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毕竟很多记忆在这里沉淀,很多梦想在这里升腾。有关天峨的民间传说,历史掌故,逸闻趣事,似乎都与向阳古镇有关。向阳镇高耸的峨山,与遥远的凌云苍岭形成对峙。据说成就了“天峨”这个美名。

天峨有其先天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处在云贵高原和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地质结构非常复杂。东凤山脉和凤凰山脉在这里挤压、交错,互为出没,形成了很多断裂和褶皱。因此,这里呈现的景象是:青峰林立,山坡陡

峭,林壑幽深,溪流纵横,河岸深切。山林冥昧失昼夜,枯松倒挂倚绝壁。水流湍急,处处有如闪电雷鸣。深山穷谷,云蒸霞蔚,元气茫茫。尤其是这里的红水河,落差非常大,色泽红褐,尽显南方河流的狂野。仿佛云里雾里无法驾驭的一只苍龙,金灿灿的鳞甲,腾跃起伏在黔桂边境崇山峻岭林莽幽壑之间。龙滩之名应运而生。藏量巨大的水流,加上强烈的落差,蕴藏着巨大能量,龙滩水电站被称为是摘取骊龙颌下的明珠,将大自然浩大的潜能化作造福人类的电流。

因落差而产生的冲击力,加上一路裹挟而来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泥沙,把天峨河滩里的石头冲刷出疯狂的造型和图案。天峨最早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恐怕是天峨石。

人们总是害怕经历挫折,其实挫折并不都是有害的。有些挫折产生的能量正好可以给生命镀上瑰丽的色彩。就像天峨的红水河奇石。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太流畅的语言注定发不了电。太流畅的语言无法给心灵以触动,无法冲刷出人们阅读中微妙奇崛的情感。平缓宁静的清水河,冲刷不出色彩斑斓的石头。千姿百态的天峨石中有一种石质很坚硬的墨石,没有图纹,形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的水洗度好,黑得铮亮,不失细腻、圆润。这样的墨石重点玩赏的价值是它内在的品质。我在宜州生活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当地的石友。他们把到天峨找石头当成盛大的活动,每次从天峨回来,都要聚在一起认真总结好几天,互相展示自己的成果,对天峨石如痴如醉的爱令我好生羡慕!其中一个朋友在天峨红水河河滩捡到一块有茶盘大小的墨石,石质光洁,造型浑圆,河水已抚平所有可能的裂痕,没留下一点硬伤。他如获至宝,涂上凡士林保养,一日抚石



龙滩水电站(贵州图片)

能千回。那个给他带来好运的河滩被他叙述了无数遍。他甚至谈到即将获得好石头之前那种强烈的预感,一种类似桃花运来临前的激动难耐。每次去他家吃饭他都向我们展示这块墨石,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我们的溢美。我们也不全是溢美,有时候也适当指出它的一点瑕疵,不足。一旦有所批评,他脸色必然大变,恼羞成怒,大家便不欢而散。后来有一次,一位不知趣的朋友又准备给石头提意见了,这位墨石主人老实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他说:这块石头叫“不准批评”!石头成功地命名,终于有效地终止了我们对这块石头的任何一种批评意见,以确保饭局和饭局之后的饮茶活动圆满快乐。这位朋友爱天峨石爱到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我相信这样的地形除了产生电火,产生石头上斑斓的世界,还会产生许多奇妙的事物。作为高原文化与平原丘陵文化的过渡带和结合部,意味着许多文化因子在这里转折、裂变、融合。天峨先天就具备产生独特文化的优势。红水河的子民们,来自二十多个民族。有些是顺流而下,有些是逆流而来,共同在千峰百嶂间开辟美丽的家园。

有一支独特的“高山汉”是近代从外省迁来,汉文化与黔桂边陲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生发,交相辉映。星星与星星不会相互埋没,相反,它们共同的光芒会使天空更加明亮。山高林密,为了传递信息,取得照应,天峨人的声音都比较洪亮、准确。一发音就具备提神醒脑的功能。相邻的两座山,可以看到对方的房子,但是,要走到对方家中喝上一杯酒,可能要走上一整天。早上出发把露珠踢落,夜晚进门把晚霞捎上。隔山喊话,可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在极少量的语言中必须蕴含足够的信息和明确的目的。另外,山里云遮雾罩,光照不足,娱乐活动较少,人们在谈话中增加故事性和戏谑的成分就比较多。这叫在语言中找乐子吧。语言的快乐部分充实了他们在大山中生活的寂寞。个性常常源于与众不同的生长环境。从这里走出了有名的作家、学

者、教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作家东西,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于仁秋,评论家张柱林,文化官员金化伦等等,一个人口不多的山区县份,能够产生好几个在文学上、学术上有建树的人物,的确了不起。

红水河从前摆渡的工具是独木舟。徐霞客先生当年在折城红渡渡红水河时乘的就是独木舟,他的马浮江尾随而过,那次经历,令他胆战心惊,久久不能忘记。

每当发洪水的时候,上游的一些浮木顺流而下,在漩涡处处的红水河上时映时现,勇敢的民们常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冲进河水中,机智地与河水、漩涡周旋,成功地打捞那些浮木,积攒够一整年的燃料。在浊浪滔天的红水河中抢夺浮木,这样一种高风险的行为,稍一闪失就会有生命危险,极具挑战性。在别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天峨人没有停下脚步。这种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然而,山是陡峭的山,水是湍急的水。山水的恩赐,丰厚无比,但是,它们绝对不奖励懒惰和懦弱。现在的红水河已非昔日的红水河,龙滩水电站建成后,红水河变得清澈,波平浪静,独木舟早已匿迹,迎战浊浪抢夺浮木的现象也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然而,这样一种精神,勇于冒险,与天斗智的精神,是会在天峨人的性格深处传承的。

江山的险峻易于激发作家的灵感,就像杜甫流寓夔州一样,写出了三百多首诗,其中很多长诗,名篇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就是因为那样一个环境激发了他。“高江急峡雷霆动,古木苍藤日月昏”“峡束沧江起,岩排古树圆”“地与山根裂,江中月窟来”。只稍微引用几句,我们就约略知道夔州的地形特征。天峨也像夔州一样险峻壮丽。一个饱含江山诗性的地方,呼唤更多的大手笔在这里诞生。

(作者系广西罗城人,仡佬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现为广西作家协会秘书长)



刊头设计 柳集

静观万物又一春

□ 达汉吉(苗族)

人忙碌到疲倦,就应该坐下来,静观这个热闹的世界。过于忙碌,看不到静处的快乐,看不到月色下面的浪漫,更看不到自家门口亲人那伫立的期盼。过于忙碌,说明还没有明白生活的意义,还没有锁定理想的港湾,还没有牵手幸福的子夜。其实,稍微静下心来,等一等,能够带来诸多的新惊喜;看一看,能够看到许多的新希望;想一想,能够想出许多的新情趣。

人执着到盲目,就应该躺下来,反省这个沉重的使命。过于执着,听不到智慧的忠告,听不到刻骨铭心的誓言,更听不到绿色原野白鸽那欢快的歌声。过于执着,说明还没有握住理智的力量,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没有跨入胜利的彼岸。其实,常常登高远眺,观一观,能够观出一番新天地;察一察,能够察出成功

的新捷径;探一探,能够探出升华的新境界。

人生活到应付,就应该停下来,静观这个平凡的岁月。过于应付,找不到关怀的原点,找不到春风吹拂的温情,更找不到乡间小路乡亲那眺望的目光。过于应付,说明还没有获得生命的启迪,还没有认得生活的艰难,还没有懂得平安的珍贵。其实,尽量多些忍耐,做一做,能够做出超凡的新事业;创一创,能够创出精彩的新人生;拼一拼,能够拼出花样的新年华。

宋代理学家程颢,笑对人生,善于思考,发出了“静观万物皆自得”的豪情壮志,值得今人学习:“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雄。”

《民族文学研究》再发壮文文学评介文章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在2016年第5期刊发了评介壮文文学——《从<山重水复>的音响之美看壮文文学的审美价值》(作者周飞伶)。

文章以我区壮汉双语作家蒙飞的长篇壮文小说《Ndoi Lienz Bya Rij Lienz Dah》(汉译名为《山重水复》)为考查对象,分析读者在壮文文学里所能感受到的聚集其生命体验与文化细节的音响之美,也即在汉文文学作品里所无法体验到的清响、灵动、自信与从容,以及那种无以言表的生命觉然与焕发。文章并由此延展,申明壮文文学的审美价值,并将其主要概括为三方面,即“语言衍射下具有寻根意味的意境之美”“具有乌托邦意味的自足自证语言空间之美”和“虚空与细腻同在的声韵留白之美”。文章在接续着28年前前辈壮文工作者的壮文文学话语建构之梦之上,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探

索,从壮语的文化特性来揭示壮文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为现代情境下的壮族文化主体寻求深层的定位。

1988年,该刊第5期首次刊发了壮文文学的评介文章《壮文小说的创作情势》(作者韦以强、李从式),勾勒了1988年以前壮文文学的概貌,重点评析了代表着当时壮文写作最高水平的壮文小说。文章以高扬的民族文化自信指出:“壮语是一种优美、生动、词汇丰富、韵味色彩浓重、表现能力很强的语言”,对树立壮文写作自信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正在成长之中的壮文文学。

壮文文学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潮下的文化自觉、90年代反思现代的乡土姿态、新世纪以来挑战文化同质化的发展历程之后,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审美个性。

(蒙树起)